

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·重庆

【十四艺节·艺评】

青春的温度——民族舞剧《红楼梦》观后



民族舞剧《红楼梦》剧照。

(出品方供图)

■ 敖斯汀

这个10月，民族舞剧《红楼梦》第三次来到重庆。从南京到重庆，川流不息的河水与舞台光亮同泛涟漪。演出前，施光南大剧院门口的幕色，合着隐隐传来的暖场钟声，一声，两声，声声慢。一个期待已久的红楼，如河水在人们耳边流动、呢喃，令人向往，让人怦然心动。

是那个一样又不一样的《红楼梦》啊！自这本伟大小说诞生以来，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一个自己的《红楼梦》。来观看表演的观众，有白发苍苍的长者、有如我一样的中年人，更多的是大学生模样的年轻观众。

舞剧《红楼梦》从南京出发，似乎只有从南京出发才是最适宜的。那里有作者曹雪芹年幼时的记忆，有他字字珠玑镶嵌起来的金陵贾家，有花园锦簇的金陵十二钗。这是一场由江苏大剧院原创打造的经典舞剧。据研究红学的人说，《红楼梦》所写的人物几百上千人，反复出现的人也有上百人。他们都来了吗？不用说，舞者和乐者，此刻正提前潜入梦境，将人物的魂魄穿上身。隔着我们的，只有那黑暗、幕布，和一分一秒过去的时间。

钟声的回音拉长了，几乎是醍醐灌顶式地从穹顶上盘旋着下来。舞剧《红楼梦》面世以来，已演出400余场。当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，才发现场内观众已经几乎坐满，但相当安静。暖场时，十二金钗手执象征自己命运的花卉，如画中人般显出又隐入暗光。

深吸一口气，打开节目单。尽管舞剧《红楼梦》有良好的口碑，我却抱着那一丝顽固的怀疑。因为舞剧是没有台词和旁白的艺术，表演者们要用舞蹈转译文学，用两小时的肢体语言演绎重得不能再重的《红楼梦》。如此有难度的艺术形式，年轻的演员们能做到吗？

那像叹息一样的钟声，又丝丝缕缕地飘落下来。黑色的舞台深不见底，观众席上也渐渐安静得如一池静水。舞台与观众，静静凝视，甚至对峙。这种千钧一发的力量，只要心足够静，是能够感受并捕捉到的。

我开始有所预感，我们所面对的舞剧《红楼梦》的舞台，不再是中国传统艺术单纯的舞台，它是一场营造：故事文本的营造、身体的营造、现代科技声光电的

营造，背景音乐如河水流转，所有的情绪都将如万河归海一般流向一个梦境。一个叫《红楼梦》的梦境。

当我回过神来时，舞台已经变成一幅中国画，一条重构东方美学的光影隧道。原作的百万字浓缩成十二章节，《入府》《幻境》《含酸》《省亲》《游园》《葬花》《元宵》《丢玉》《冲喜》《团圆》《花葬》《归彼大荒》。十二舞段完整地串起了整个故事。

和原著人物众多，旁逸斜出表达时代痼疾、兴亡离散等宏大主题不一样的是，舞剧《红楼梦》可说是采其精华，举重若轻。悲剧性的情绪一直由复调般的音乐完成，每一道层叠的帷幕都是自己情有独钟的爱情；他看见了一个家族覆灭的命运，也看见了那一场干干净净的雪。十二章节中，尤为动人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灵魂相依，情投意合，最终演变成宝黛爱情的双人舞。舞台上每一秒都如此珍贵，而宝黛的爱情却占据了重要的比重。他们舞动着，珠联璧合，行云流水。

这就是舞剧《红楼梦》独有的青春温度。它放弃了宏大叙事，在悲凉的底色上，展现出舞剧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的价值：用青春的身体来再写一部《红楼梦》，原来也可以让人如痴如醉，潸然泪下！青春是什么呢？青春就是两百年前的眼泪仍旧滚烫着。终于，在舞台侧面照过来的一小束灯光中，我发现贾宝玉的扮演者，眼里有泪光在闪动。我想，这一点泪光，是这个夜晚最接近《红楼梦》背后的那个曹雪芹的时刻。

坐在台下，我有些恍惚：故事还是那个故事，身旁是潮水般起伏的呼吸——最后一个章节的钟声徐徐响起，透过那朦胧的光亮，梦境越来越深。我才惊觉，从第一次读《红楼梦》到现在，于我已经过去20多年的岁月。而时间在《红楼梦》里是没有留下痕迹的，它既经典，又年轻，永远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眼中的温度里。

评书《烈火浓情》：

一曲重庆城市精神的赞歌

■ 霍宇

评书《烈火浓情》以2022年重庆山火为背景，再现了山火肆虐下的危急场景与重庆人民众志成城、奋勇灭火的恢宏画卷，奏响了一曲荡气回肠、感人肺腑、高遏行云的重庆城市精神赞歌。

创作者运用评书艺术“以小见大”的传统智慧，通过外卖小哥龙娃子及其家庭的视角来串联故事，既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，也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。

《烈火浓情》的主线是“高温干旱—山火突发—全民动员—决战胜利”。创作者一开头就描绘了重庆经历高温炙烤后的情景，情节紧张，观众的心迅速被揪紧了。于是，灭火情节次第展开：“摩托车一辆接一辆，好似离弦之箭……上上下下、来来往往、往复循环、源源不断……”经过奋战，大火终于扑灭，“众人欢呼雀跃、相拥而泣。‘我们胜利啦，胜利啦！’”这些主线情节波澜起伏，引人入胜。

创作者同时还设置了一条副线，就是外卖小哥龙娃子买新摩托车这一梦想实现的过程。情节饱含重庆市井风味，颇具戏剧性，既独立成章，又与主线彼此关联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灭火图景。

《烈火浓情》在人物塑造上突出了“平凡中见伟大”的美学追求，作品中塑造的人物都取材于现实生活。

主角龙娃子与现实生活中的“龙麻子”形成呼应。现实中，“龙麻子”是一名00后外卖骑手。他在火场中连续奋战36小时，借钱加油、骑车送物资。创作者将这些真实细节提炼融合，塑造出生动鲜明的龙娃子形象。

在作品中，当有人质疑龙娃子的驾驶技术时，他回答：“重庆崽儿，绝不拉稀摆带。”背起救援物资第一个冲了出去。他晕倒被叫醒后，其母劝他吃不消就歇下来，他坚决地说：“火不灭，我不得走！”然后用一瓶矿泉水浇头，来了一句“满血复活”，马上又疾驰火场。

龙娃子的形象洋溢着重庆人的鲜明特色，折射出奋勇争先、不畏艰险、敢于牺牲的可贵品质。

此外，作品中还勾勒了消防员、志愿者、退伍军人等群像。他们虽着墨不多，却特色鲜明。这种群像速写与个体圆雕相结合的方式，使作品既有点的凸显，又有面的渲染，完成了重庆灭火英雄群像的塑造。

创作者并不满足于对灭火事件的刻画，而是从事件中提炼精华——重庆城市精神。

通过灭火过程的叙述，龙娃子等人物形象的塑造、典型场景的描写，坚韧、忠勇精神已经得到了全面体现。

同时，作品中还巧妙地进行引导。在灭火的场景中，单独来了一段情景交融的语句：“坡陡路险山道弯，摩托车灯接上山。左边是，火龙肆虐，右边有，车灯相连，一左一右，一撇一捺，火场就是交叉点，一个大写的‘人’字——顶破天！”

这段话前面部分节奏较快，最后一句放慢，兀然屹立，如激越鼓点中的一棒重锤，振聋发聩，让人猛然感悟：这就是重庆人顶天立地、坚强不屈、敢于抗争的精神写照啊。

紧接着，作品的结束诗应声而至：“中国人，不简单，烈火浓情显非凡。忠勇坚韧性刚烈，关键时刻敢争先！”这一主题的宣扬刚劲有力，台下观众掌声雷动。

余生，你还能陪父母多少天

■ 单士兵

随着岁月增长，我越来越能读懂重阳节的内涵。在这个时间节点，想到年迈的父母，我就会产生一个心愿——要是能让他们重新回到阳光少年的时光，该多好！

岁月无情。一切，都回不去了。向死而生，本是用来表达坦荡自如的生命观。但，用在父母身上，只有无奈辛酸。

我的父母，年过八旬。人生最长不过3万多天。余生，我还能陪他们多少天呢？

这是一道残忍的命题，每次想起，都是一次锥心疼痛。

少年时，我生活在乡村，整日陪伴父母，从未有别离意念，觉得彼此陪伴，终将数以万日计，并不觉得珍惜；大学毕业后，我挤进离家不远的城市工作，奉行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的信念，认为无论是我周末返乡，还是父母进城，相聚日子，至少可以数以千计，倒也不觉得局促；如今，我流浪在遥远的外省，背负生活重量，成为跌跌撞撞的中年，有一天，突然如梦惊醒——余生陪伴父母的日子，竟已可能不足百天了。

这数字，令我惶恐不安，甚至，觉得罪孽深重。

数字是真实的，生活是残酷的。这样的数字，如同一根刺，扎在我心中，越扎越深。每到重阳之时，就格外疼痛。

尽管，医学进步，在拉大人类平均死亡年龄。但，这个变量的想象空间，太有限。关于生命的长度，想得越多，就越加大对陪伴父母的时间焦虑。

那，如何才能缓释这份精神焦虑？

我对这样的生活方式越发笃定——一边不停地挤出时间回到故乡，陪伴在父母身边，重建一个让他们晚年更加舒适的新家；一边是用尽力气来延长父母可以留在人世间的时光。

于是，中年有了一种必修课，就是提升对父母健康管理能力。

这两天，看到一篇文章，标题叫《别让慢性病抢走我们的父母》，顿时，觉得被戳中肺管子了。

文章引用权威数据说，中国60岁及以上上老年人群中，75.8%的人被1种及以上慢性病困扰，慢性病已经成为

威胁老年健康的重要因素。我的父母，就身患多种慢性病。

这让我觉得，可以建立一份远程监管父母健康的档案。

过去二三十年，我带着父母辗转过全国多地医院，在求医治病过程中，对父母身体状况，算是内心中有本经。但，父母的健康账本，还是太过凌乱，不够系统。

原因是，我的父母是农民，一辈子都不愿离开故乡那片土地。

当年，我到省城工作，在故乡城市留存一处新房，每月供给父母足够在那里生活的费用。我以为，父母进城会是一种幸福选择。

但，父母只愿躬耕于田间地头，或是躺于草垛旁抬眼看天，偶尔进城居住一下，只为方便起早摸黑卖出种的蔬菜粮食。

这辈子，他们不是做农民，就是做农民工。活到老，他们与许多乡邻一样，活出了一身病，舍不得钱治，如同放不下手中锄头镰刀。

后来，我到很远的外省工作，一直试图把父亲带到身边生活，但，用尽谈判技术，都失败而归。他们奉行一个教条——人过七十，不在别处过夜。

事实上，千里进城，对父母是一次艰难挑战。当年，在全家鼓动逼迫之下，父母从苏北那座远方城市来看我们，反而成了一场虐待。

那一回，我在机场门口看见父母走出来。父亲头上戴着厚厚的帽子，母亲用围巾将整个头层层包裹，只露出疲乏又茫然的双眼。他们身上极其沉厚硕大的棉袄，将整个身体捆得严严实实，在衣着普遍单薄的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挟带特殊私货的商贩。

从机场到家，打车只需半小时。但，母亲晕车，连公交都坐不了，根本不能承受坐“小车”带来的痛苦。后来，我们坐着机场大巴，辗转到离家稍近的站点。一路上，母亲吐到全车人跟着惊悸。下车后，她瘫在地上，脸色煞白，表情扭曲，像是踩中了生死线那么可怕。

那一刻，我站在街头，内心恐慌，一脸无助。

后来，父母说，只能坐那种农用三轮摩托车。我费尽周折，终于找到那古典的交通工具，把父母接回家。妻

高铁上的善意

我跟你换。”“不用，不用，谢谢您。”他面带感激，连连摆手。待那一侧靠窗乘客到来，男孩礼貌协商成功，两人终于紧挨坐下，肩并肩如依偎藤蔓。我恍然：在恋人世界里，即便一条过道之隔，也如迢迢银河，片刻不愿分离。

他们很快沉浸于二人世界，分享零食，轻声细语，车厢一角的空气仿佛染上甜蜜暖色。

过了一会，一只年轻的手捧着零食伸来：“叔，这给您。”男孩笑容清澈。我微微一怔，心头一暖，虽婉拒，却将那份分享的善意妥帖收下。尘世爱意，原是如此具体——不愿分离，却愿将自身甜蜜分予旁人一丝滋味。

今年暑期，我携5岁幼子前往贵阳。下高铁前，见一位妇人带着与儿子年岁相仿的小女孩，行李繁多。尤其那个硕大行李箱横卧于行李架上，她几次尝试取下都力不从心。我上前双臂用力，使了狠劲才将箱子稳稳取下。她连声道谢，感激溢于言表。

随人流向车门挪动时，这短暂等候因小小交集不再枯燥。闲聊间她知我也带着孩子，便不由分说掏出一大

子精心准备的饭菜，早已凉透。静静的屋子里，只有我们神情黯然，以及母亲痛苦呻吟。

繁华都市带给父母的，只有孤独与私密的痛苦。舒适居住、丰盛饭菜、精神照顾、繁华美景……一切都驱散不了他们的痛苦与茫然。似乎从到这个家的第一秒开始，他们就想回归故乡了。

很快，父亲开始抱怨，我不应离家那么远；母亲不停强调，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来。正是那一次，母亲悠悠地说出了那道残忍的生命计算题——她说，这样看，她就算再活20年，可以跟我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日子，恐怕也超过100天了。

这种情境，这些话语，令我很悲伤。我们都活在对方精神“沦陷区”，难以找到一片“和平地带”。

我和父母的距离，有地理的，也有精神的。对我来说，是故乡沦陷；对他们来说，是城市荒芜。但，所有的心理鸿沟，仍然改变不了亲情纽带的结实。

在父母面前，我必须蹲下来，必须迎上去，我想他们好好活着，健康活着。

只是，带父母看病，一直是令我无限牵挂又无比无奈的人生大事。中年身上是有死结的，经常会被家庭和职场死死地捆住，动弹不得。

在城市化的进程中，有多少回去与归来的人们，不正是在彼此目送中体会无奈与悲情呢？父母进了城市，子女回不了故乡。出不来与回不去的人，内心都有两个家。两处相思，两种乡愁。

看透了这样生活的真相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不断创新对他们健康管理方法。

我的父母，大字不识几个，求医治病的自主性和主体性，都处于双重丧失的状态。每次给父母打电话，主题多聚焦在他们身体健康上。

无论在不在父母身边，他们生活的每一天，都值得我们记录。我不能让慢性病抢走自己的父母，所以，只能借助科技平台的力量，为他们建立健康档案，做远程服务。

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。给父母健康，才是对他们生命的最大回报，才是缓释“余生，我们还能陪父母多少天”焦虑的唯一路径。

把零食塞给儿子。

儿子睁着乌溜溜的眼睛望着我，小手欲伸又止，恪守“不能随便要别人东西”的规矩。见妇人满脸真诚，再推辞便显不近人情，我对儿子点点头：“接着吧，谢谢阿姨。”他这才双手捧着那袋花绿绿的零食，小脸蛋瞬间绽开欢愉之花。

出站坐上出租车，儿子紧抱零食仰脸问：“爸爸，为什么他们给我们糖果呀？”“因为爸爸帮了她，她感谢我们。”他似懂非懂地点着头，思索片刻：“看来做好事有好处哈。”我莞尔摸他头：“是呀，帮助别人，收获快乐，就是最好的回报。”

车窗外景物飞逝。三段高铁偶遇，如三颗时光擦亮的珠子，串珠成链，缓缓流淌，催生遐想。

它们让我笃信：在这被速度与规则凝固的旅程里，真正流动不息、润泽枯燥的，终究是人间最朴素珍贵的善意。它不问来处，不图回报，只在陌生交汇中绽放温暖光华，让每次奔赴都成珍贵记忆，让冰冷的钢铁轨道绽放生命的柔情。

采笋记

翻过悬崖上的石阶，才算进了方竹林的地盘。

笋夫们正背着大背篋，在陡坡上如履平地。只见他们脚一踩、手一提、刀一削、指一绕、腕一甩，一根带壳的笋眨眼就成了白嫩的肉片，稳稳落进背篋。这套采笋“五步法”，没几年工夫真学不来。

快到中午了，终于走到曾川的笋棚。这里海拔近2000米，一条山溪在笋棚旁流过。笋棚里，女主人正在做洋芋饭。米饭和洋芋在锅里焙得焦香，另一口锅炒着鲜笋腊肉，也香得人直咽口水。里间的大灶上，两米宽的大铁锅里煮着鲜笋，已经煮好的笋正摊在竹席上烘烤。

我既然来当笋夫子，当然要去采笋。平缓处的笋子好采，可要学那“五步法”，手脚就不听使唤了。踩、提还行，削、卷、甩简直要命，惹得大家笑作一团。

竹笋本是寻常物，但方竹笋却有它的特殊性。元代陶宗仪在其杂文集《说郛·笋》中说：“笋，竹萌也。皆四月